

THE WORKER'S PUBLISHING HOUSE



解思忠 著

古都埋情

古都埋情

解思忠 著

古都埋情

解思忠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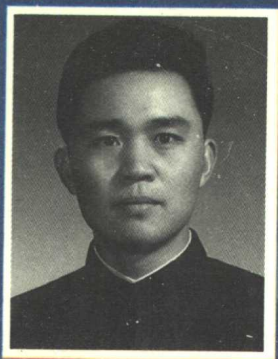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：13.625 字数：208000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160册

ISBN 7-5008-0284-6/I·75 定价：3.25 元



解思忠，1946年生
于山西运城，母怀中曾
流落异地，后定居西安，
1950年回原籍山西万荣
农村。少年即钟情于文
学，1964年高中毕业时
却违心地改考理工，入
同济大学城市建设工程
专业。毕业后在西北某
建筑公司从事施工技术
10年，发表过科技论文，
工程师。现在国务院某
部任职。人到中年，又于
灯下和文学重叙旧情，
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
篇小说《血染东南》。



责任编辑：梁光玉
封面作品：王 路
装帧设计：潘岱予

1988·北京

引 言

爱情的影子是痛苦，追求爱情的人同时也是在追求痛苦。这实在是难以否认的事实！因为爱情的天性是自由，而人，说到底是无法自由的。尽管如此，人类在追求爱情的途程上永远也不会却步——她是那样的美好，那样的神奇，那样的迷人！

“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”。只有品尝过爱情酸甜苦辣的人，才能理解那些痴男怨女何以会爱得死去活来，才能明白动人的爱情何以都是悲剧。

古往今来，华夏大地上流传过多少爱情佳话，令人锥心泣血、荡气回肠！人们总爱感叹“梁祝”的深沉炽烈、“宝黛”的缠绵悱恻，而既深沉炽烈、又缠绵悱恻的“高石”之爱却鲜为人知！我要讲述的就是这个发生在20年代北京的爱情悲剧，女主人翁生前曾称它为“古都埋情的往事”……

HG85/13

目 录

引 言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 | 孤鸿迁徙····· | (1) |
| 二 | 梅窠栖身····· | (15) |
| 三 | 欲静不能····· | (31) |
| 四 | 陶然相会····· | (45) |
| 五 | 如痴如醉····· | (62) |
| 六 | 红叶传情····· | (77) |
| 七 | 忍痛割爱····· | (95) |
| 八 | 柔肠百转····· | (113) |
| 九 | 古刹夜话····· | (123) |
| 十 | 欲理还乱····· | (138) |
| 十一 | 以沫相濡····· | (150) |
| 十二 | 重坠情网····· | (161) |
| 十三 | 挺身而出····· | (177) |

十四	风雨离别……………	(194)
十五	欲说还休……………	(204)
十六	归去来兮……………	(222)
十七	赤子之心……………	(239)
十八	幡然悔悟……………	(254)
十九	久别重逢……………	(271)
二十	柔情似水……………	(282)
二十一	晴天霹雳……………	(296)
二十二	泪洒坟莹……………	(313)
二十三	拥碑夜哭……………	(322)
二十四	日暮彷徨……………	(335)
二十五	冰上寻梦……………	(345)
二十六	人间春风……………	(356)
二十七	痛哭和珍……………	(366)
二十八	挚友分袂……………	(381)
二十九	情寄黄泉……………	(400)
三十	前仆后继……………	(413)
尾	声	

一 孤鸿迁徙

风，夹裹着漫天砂尘，将这座古城搅成一片灰黄……

紫禁城大门紧闭着，里面仍盘踞着前清的小朝廷。昔日金碧辉煌的帝都，如今一片暗淡。古老的城墙露出一派颓败之象，砖缝荒草丛生；墙头上北洋军阀政府的旗帜，在夕照中无精打采地低垂着。狭窄破烂不堪的街道上往来着表情淡漠的市民，夹杂着西服革履的青年和背后拖根长发辫的遗老。手提木棍的警察在人群中游来荡去，四处张望。疲驴瘦马吃力地拉着沉重的车辆，在坑洼不平的街道上一步一颠地挪动。偶尔驶过一辆汽车，拼命地鸣着喇叭，扬起一阵烟尘土，犹如逃遁中施放黑幕的乌贼。

公元1923年旧历八月十五，节日的气氛总算给这座沉闷的古城粉饰上一抹升平景象。许多店铺门

前都搭设了临时货棚，街道两边摆着地摊货担。尖嗓子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一声比一声响：

“月饼月饼，京味正宗！豆沙、五仁、玫瑰香……”

“葡萄全啦——紫玛瑙、乌玉珠、硃砂红、棣棠黄，又长又白的马奶子！”

“门头沟的京白梨，又香又甜又脆，一咬一口水！”

“‘喝了蜜’的盖柿子，给皇上吃的！”

.....

除了应时的果品蔬菜，还有两样特别显眼的东西：兔儿爷和月光纸。兔儿爷是涂上油彩的泥捏兔子形，大者长三尺，小者尺余，千姿百态，栩栩如生。月光纸小者数寸，大者逾丈，上绘一轮圆月，月中有一尊坐在莲花上的太阴星君，形如菩萨。京师风俗，中秋节晚上要供兔儿爷，焚月光纸，以求神灵保佑。

内城西南角有条东西走向的街道。名叫石驸马大街；名曰“大街”长短宽窄其实和胡同差不多，两边也大都是普通的四合院。街东口路北有几幢红颜色的楼房格外引人注目，这就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女子高等学校、闻名海内的“女高师”——北

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。

这条街店铺很少，显得有点冷落。中午之后，女高师的校门前突然热闹起来，师生一二百人都拥出校门，欢送毕业班的学生。校门上方悬挂了一条横幅，上面写着：

愿诸君前程如花似锦！

女学生们三五成群地簇拥着即将离校的毕业班同学，把她们一个个送上学校雇好的洋车，然后频频叮嘱，握手告别。

眼看着毕业班的学生都陆续离去，门前却仍空着一辆洋车，地上放着一卷简单的行李、一口大书箱和一只醒目地系了支长箫的网篮。

大家都左右盼顾地寻找它的主人。

“在那儿——咱们的女诗人！”有人朝校门口指。

大家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位身材窈窕、穿着白衫白裙的青年女性正面向校园，一手扶着校门上的铁栅条，一手拿着手绢轻轻地擦拭眼睛——她就是被称为“女诗人”的体育科毕业生石评梅，受聘将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。石评梅身边还站着一位身材纤小的女孩，微微撅着嘴，略带稚气的圆脸上掩饰不住忧伤——她叫陆静芸，国文科一年级的

学生，是石评梅的好友。

陆静芸发觉了大家的目光，轻轻拉了拉石评梅的衣袖，低声说道：

“梅姐！就等你一人了！”

石评梅连忙转身朝人群快步走去，脸上浮起歉意的笑容，但两道秀长入鬓的眉毛却总也舒展不开，似蹙非蹙；一对纯真明亮的眼里还闪动着泪花，如两池盈盈秋水，可以清清楚楚地透视到那潜伏在深处的忧悒。

“评梅！怎么了？”

“什么事又惹你伤心？”

.....

女学生们关切地迎上来询问。

石评梅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三年来朝夕相处的校舍，紧闭着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却没有张开。陆静芸在旁边说道：

“她还不是舍不得……”

陆静芸话未讲完，大家便围着石评梅，七嘴八舌地安慰道：

“评梅！师大附中不算很远，你可以常回来嘛。”

“我们还准备去看你呢！”

“别难过！咱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哩！”

.....

石评梅一边用手绢擦着微红的眼圈，一边微笑着和周围的同学握手告别；又走到不远处十几位老师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道：

“多谢先生们的栽培！”

十几位老师中，有长袍马褂的老者，也有西服革履的青年，无不用赞赏、期望的目光看着石评梅，纷纷点头致意。

“评梅！你以后就要走上社会，独立独行了，要勇敢一些！坚强一些！”

说话的是位三十多岁的老师，身高脸方，留着平头、短须，戴副金丝眼镜，穿件灰布长衫，显得儒雅大方、器宇轩昂。他就是李大钊，在女高师讲授《社会学》、《女权运动史》和《伦理学》。

石评梅象别的同学一样，对李大钊特别崇敬，平时总喜欢向他请教，但此时此刻，却不知该说什么好；半晌，才说道：

“李先生！不瞒您说，我真有点儿怕！真想……真想在这里作一辈子学生！”

李大钊指了一下停放在附近的洋车，示意让石评梅上去；然后，一边陪着她走，一边说：

041933

“本来学校想把你留下服务，无奈师大附中的校长林师培先生再三恳求，要聘你去任教；学校念他一直兼授教育法方面的课程，就只好割爱了。林先生你也熟悉，是个学贯中西、敦厚通达的人。他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七年，回国后虽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教授，但由于对中学教育颇为重视，就兼了附中的校长。被他聘到附中的教师，都是勤恳、本分、献身教育事业的正派人，互相没有猜忌，彼此不放暗箭，一心一意地研究学问，教导学生。学生呢，也都取的是纯洁好学、成绩优秀的孩子。”

李大钊边走边说，和石评梅来到洋车跟前，两人都站住脚，面对面地站着。沉默片刻之后，李大钊又接着说道：

“当然，社会上的黑暗和邪恶，走到哪里也摆不脱。不要怕！只要认真地探求，勇敢地抗争，就能获得光明。记住罗曼·罗兰的那句话吧——‘最可怕的敌人，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’！”

石评梅仰脸对李大钊点点头，然后后退一步，向他又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这才转身坐上洋车。她的行李卷、书箱和网篮已被同学们放到车上。陆静芸也已先坐了上去，显然是要将石评梅一直送到师大

附中。

“先生再见！同学们再见！”石评梅坐好后，朝送行的人群挥动着手。

大家不约而同地围了过来，也向她挥手告别：

“评梅，再见！”

“常回来呀，评梅！”

“我们等着拜读你的新作呢！”

.....

洋车载着石评梅和陆静芸，出石驸马大街，折转向南。过了宣武门，就是外城，扑入眼帘的是另一番景象：街道远不如城内整齐，两旁散乱的民居大都是东倒西歪的土房，黄土路面上还留着车辙和人畜在雨天踩下的足迹，路旁长满了杂草，早落的树叶被风阵阵扬起，填进车辙和土坑。沿着城墙的铁路上停了几节车厢，一群衣服褴褛、满面煤灰的妇女和儿童，正拿着竹筐，埋头在铁路旁边拣煤渣。

“咕……咕……咕……”——从天空传来阵阵鸿雁的鸣叫声。

石评梅和陆静芸不约而同地仰起头，只见一个人字形的雁阵正缓缓地向南移动，后面还跟着只孤零零的大雁。

“孤鸿……孤鸿……我也是只可怜的孤鸿……”

石评梅将头斜枕在身后的车靠背上，两眼怔怔地盯着那只大雁，喃喃自语地说着。

陆静芸知道石评梅触景伤情，又回忆起不愉快的往事，便伸出手臂，勾住她的脖子，说道：

“不！梅姐，有我陪着你呢！”

“芸妹！……”

石评梅紧紧地抱住陆静芸。两人头抵着头，偎依在一起，目送着那只大雁消失在天际，都各自陷入了沉思……

石评梅1902年生于山西平定县城。父亲石铭，是位前清举人，早年游宦在外，后因厌恶官场龌龊，弃官回乡，以教书为生，如今年迈赋闲。母亲是续弦，年近50，比父亲小20余岁，粗通文墨，贤良贞静，一直操持家务。石评梅一生下来，母亲便给她取了个乳名“心珠”——掌上明珠犹嫌不足为贵，在母亲的眼里，女儿如同一颗心上的明珠！直到启蒙时，父亲才给她取了个‘汝璧’的学名。石评梅从小聪慧异常，活泼端庄，喜爱吟诗作画，抚琴弄箫。18岁那年，石评梅从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，考入向往已久的女高师。她本想学国文，偏偏

那一年国文科不招生，为了能早日在这里就学，便考入了体育科。石评梅到北京时，正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，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，迅速崭露出文学才华，以清新秀丽的诗句倾倒了一大群读者，被誉为“北京著名女诗人”。她酷爱梅花的高洁冷韵，故发表诗作时署名“评梅”，久而久之，便以笔名为名了。那时的石评梅真是幸福的骄子！她经常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，在校园里蹦蹦跳跳，脸上泛着青春的光辉。同学们便送了她一个外号——小白兔。

随着石评梅的诗作在各种报刊上连连登出，招来一片赞誉之声，也从社会上招来一群求爱的男子。她捧着一颗稚嫩的心，经过一番兴奋而紧张的选择后，将它交给了一个名叫吴奇伟的男子。吴奇伟是个长得漂亮、穿着也漂亮、诗写得漂亮、话讲得漂亮的翩翩少年，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馆当记者。相识的人都说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正当石评梅沉醉于花前月下、朝来暮往的热恋之中时，有一次，她拿着一束玫瑰，连蹦带跳地来到吴奇伟的寓所，轻轻地推开门，本来想吓对方一下，谁知自己却惊叫了起来——吴奇伟正拥着一位艳装的女郎接吻！石评梅顿时就象从热炕掉进了冰窖，竟晕倒在地！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吴奇伟的床上，那位